



XIA YIBO
CHAOSHUI

在他的笔下，
传统与现代，神性与人性，
宗教与世俗，出世与入世，
都得到生动而精准的表达。
毫无夸张地说，
在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方面，
德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出类拔萃者。

赵德发◎著

下一波潮水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赵德发◎著

下一波潮水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下一波潮水/赵德发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(赵德发文集)
ISBN 978-7-5396-6252-7

I. ①下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1712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姚爱云

丛书统筹: 姜婧婧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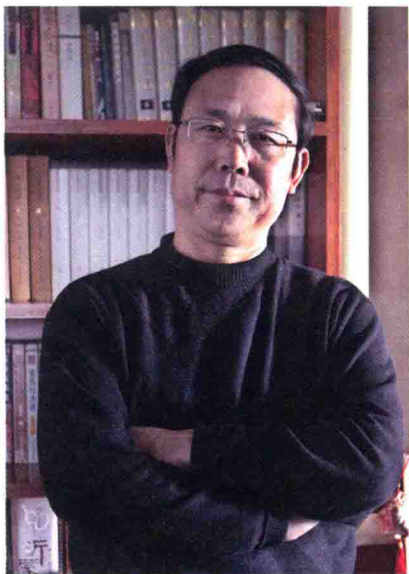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3.5 字数: 35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作者简介：

赵德发，1955年生，山东省莒南县人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。自1980年开始创作，至今已发表、出版各类文学作品700万字，大量作品被转载并获奖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缱绻与决绝》《君子梦》《青烟或白雾》《双手合十》《乾道坤道》《人类世》以及长篇纪实文学《白老虎》等，曾获人民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《中国作家》奖、山东省精品工程奖、齐鲁文学奖、泰山文艺奖等。

总序/张炜

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

1990年初,我正染病住院。朋友探望时热情推荐,说山东大学作家班学员赵德发刚刚发表了短篇小说《通腿儿》。我找来作品,一边输液一边翻阅,竟一口气读完。我当时就想:这会是齐鲁文学的一员骁将。

这是一篇好作品。德发用简洁的文字勾画出一段复杂的历史,让沂蒙风情与人性、命运交融在一起,读来令人慨叹。此作很快在文坛引起反响,成为他的成名作与代表作。由此开始,他的中短篇小说接连问世,让人进一步看到了他不凡的才情。

德发的创作实力,是通过系列长篇小说“农民三部曲”(《继续与决绝》《君子梦》《青烟或白雾》)全面展现的。这三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前两部还发表于重要的文学刊物,很快在阅读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德发几乎每完成一部作品都让我先看,令我阵阵惊喜。他毕十年之功,完成了对中国近百年农民生活、农村现实的广泛观照和深沉反思,气势恢宏,视野阔大,底蕴深厚,“农民三部曲”在当代长篇之林中显得十分突出。我从德发身上学到了很多,比如就写农村生活而言,他的根扎得更深,更了解农村、农民和土地,在表达上也更有内容。

对乡土小说的自觉突破,是德发创作的一大特点。谈到乡土

小说,大家就会想到农村题材的作品。其实乡土小说主要还不在于表达的内容,而在于表达的方式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文学,从农村题材到城市生活的创作,也包括一二线城市的写作与表达,基本上还是乡土文学。这里面包含了观念、方式、对一个时期审美传统的继承。乡土文学是了不起的,但也有局限性。随着文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,乡土文学必将得到突破,而德发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。从“农民三部曲”即可看出,他在探求新的叙述形式,从结构到其他,保持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能力。齐鲁大地是乡土文学的根据地,在这里出现一个勇于探索、自我挑战的作家,就显出了特别的意义。

山东是儒学发祥地,“文以载道”是一代又一代作家源于文化基因的自觉行为,更何况新儒学的当代流脉也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学者们一直在讲新儒学的现代性转化,这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。古老的儒学面对了很多新问题,要对接现代,要有更新和转化。但无论怎样它仍旧是入世的,是关怀重大事物的。从关心社会问题来讲,很少有谁比德发更为迫切、更为扎实地诉诸文字。他以新儒家的情怀,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文学发力。这方面许多作家在减弱,而他在增强,这就是勇气。更让人赞叹的是,德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传统文化,详细了解儒、释、道在当今的流风余韵,出人意料地完成了几部“文化小说”。在他的笔下,传统与现代、神性与人性、宗教与世俗、出世与入世,都得到生动而精准的表达。毫无夸张地说,在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方面,德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出类拔萃者。

作为一个有思想、有追求的作家,德发一直在开拓新的文学疆

域。他从经验之内到经验之外,从“乡土”到“文化”,直至人类的终极关怀,踏出了一串深长的脚印。其长篇新作《人类世》更体现了他的努力。他以超乎常人的敏感,让一个历史地质学新概念引发创作激情。类似的表达实际上很容易形成一个人的文学障碍,如主题先行、大而无当和面面俱到、浮浅的思考,而这部新作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,具有世界性和前沿性,又避免了一些易犯的毛病,回避了诸多弊端。

德发的创作引人思考一个创作问题:由“宽门”到“窄门”。年龄稍大一点的作家,在创作上很愿意借鉴“史诗性”的作品,这固然好,但由于陈陈相因,或许已经属于“过去式”了。现在的杰作已不太可能出现 19 世纪前后那种大泼墨、恣意、多头并进的写法了。现代生存和阅读已经把文学的入口改变了,变成了一个“窄门”。这就好比一座建筑,很大的府邸,门却不一定留得很大。“窄门”有利于对府邸的保护,也更有魅力和吸引力,它不是大敞的,“城府”却很深,所谓的“侯门深似海”。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家的门开得比较宽,后来就一点点变窄了。从“窄门”进入很重要,这里包含着人物与情节设计,更有语言调度技能。德发的近作始终把主要人物关系放在聚光灯下,场景的移动跳跃也相当节制,线索少有并置和纠缠,力求单纯,这样其实更有叙述的挑战性。现代读者很忙,精神涣散,容易迷路走丢。门开得很宽,读者不是被吓住就是很快失望了,根本不想往里走。由“窄门”直入,这对于乡土作家是很难做到的。我们习惯上很容易讲气势,场面铺排得很大,其实这样做的时候,错误已经犯下了。“窄门”自语言开始,德发的语言比过去更结实也更自觉了。文学是语言艺术,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,随便找

出一个局部来看都是锦绣文章,但又不会因过分精致而丧失了空间感和立体感,而是仍旧能够保持一种浑然的力量。

德发在 20 世纪 90 年代登上文坛,现在已经过了六十岁,写了三四十年,积累了包含小说、散文、纪实文学在内的大量作品,而且能够持续跑好自己的文学马拉松。这当然需要耐力、才华、生活积累和人的品格。品格会决定很多东西,决定意志力、追求真理的赤诚与炽热。对文学艺术竭尽全力的追求、不计得失的探索显然需要人格的力量。他的作品的积累夯实了齐鲁文学的基础。50 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承上启下,继承了老一辈,启示了新一代。他一步一步往前走,往高处迈,留下了丰硕的创作果实。如果山东文学队伍中抽掉了德发,就变得大为不同了,底气会差许多。他给许多作家提供了文学营养,提供了经验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寒冬社长决定出版“赵德发文集”,从而让读者看到一位优秀作家的创作全貌,展示了一条长长的文学河流。这套文集当视为德发的阶段性总结。我相信德发会走得更远,写得更多。

祝贺德发,一起向前。

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

A large,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likely belonging to Zhao De Fa, positioned to the right of the text.

目 录

总序 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 / 张炜 / 1

今晚露脸 / 1

止水 / 30

网虫老杨的死或生 / 68

葛沟乡重大新闻 / 96

生活在历史之中 / 127

抢人 / 156

挠挠你的手心你什么感觉 / 183

嫁给鬼子 / 231

头顶大事 / 276

下一波潮水 / 349

水浇新闻 / 390

今晚露脸

这些日子，麻岭乡农民通讯员小金一直被恋爱问题苦恼着。

小金原是个诗歌爱好者，高考落榜后一边种地一边写，足足写了六大本子，多是歌颂脚下那块黄土地的，说黄土地多么迷人多么可爱。但歌颂了几年，也没见那黄土地给他多少好处，就失却了歌颂的热情，转而写黄土地是“狗日的”。骂又骂了几年，黄土地依然拴着他的两条罗圈腿。小金万般无奈，便去县文化馆找他久仰的宋诗人指点迷津。宋诗人说：“小金你个傻×，都啥时候了你还让那狗日的诗迷着？快写新闻稿去！你看我那老同事刘胖子，当年写诗一首没成，改行搞了新闻，就噌噌地往上蹿，眼下都是宣传部副部长啦！”小金于是改写新闻稿，猛吹乡党委猛写好人好事。写了就向县报投，半年下去有十来篇变成铅字。这时党委齐秘书寻上门来，说乡里正缺搞报道的，发现他是个人才，让他去当农民通讯员。小金便去了，吃住在乡大院，一月领一百二十块钱。干过一段，小金觉得事业有成，该寻找爱情了，就轱辘着一对眼物色合适的姑娘。寻来寻去，他瞄定了乡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放环员小蔡。小蔡是个合同工，长得也不错，小金觉得如果追上她，是很能让自己扬眉吐气的。没想到小蔡不配合，小金向她表白了无数次，她始终没有答应。为达到目的，小金还重操诗歌武器，隔几天就递一摞情诗过去，可是总没赢得小蔡的芳心。小金明白，这是因为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差别：小蔡是合同工，他只是一个农民。但小金不甘心，依然穷追不舍。这天晚上，他借去食堂打饭与小蔡见面的机

会,又悄悄约她晚上去乡驻地东边的杨树林子里谈谈。小蔡说她不去。小金说:“不管你去不去,我都等你!”接着就端了饭菜回去。

在宿舍里,小金一边无滋无味地吃着饭,一边猜度小蔡晚上会不会应约。忽听院里响起乡里那部上海轿车熟悉的刹车声,小金知道,这是去县里开会的唐明彬书记回来了。车门砰地响过,唐书记大声喊了起来:“小邵!小邵!”

小邵是被人称为“公务员”的乡党委勤务员,小金知道他这会儿正在后面徐文书的屋里喝酒,就赶紧放下馒头走出门问:“唐书记有事?”

唐书记说:“小金,你下个紧急通知给两大班子成员,让他们七点五十五都到会议室开会。另外,今晚齐秘书回家了,你替他做做记录。”唐书记说完,就提着包回了院子最前边的宿舍。

小金嘴里答应着,心里暗暗叫苦:坏了,今晚又不能跟小蔡谈了。他一边满院里下通知,一边在心里埋怨齐秘书太恋老婆,三天两头往二十里之外的县立第四中学跑,以至于耽误了他今晚的大事。下完通知,他又跑到乡计生办想告诉小蔡今晚的约会取消,谁知小蔡的宿舍却铁将军把门,不知她到哪里去了。小金心里越发焦急。看看表已是七点三刻,又匆匆跑回会议室准备茶水。这时,他心里才来得及画了个问号:今晚的会,为何偏偏在七点五十五开?

七点四十四,乡党委、政府两大班子成员都已到齐,唐书记面色严峻地说话了:“今晚咱们加班开个会,是研究一个重要问题。大家知道不知道,我们麻岭乡的领空被人侵犯了!”

这话说得大家一愣。小金停住笔想:一个乡级政府,国家没有规定有领空权呀!就是有领空权,也没见有哪国的飞机在咱们头顶上嗡嗡呀!

就在这光景，唐书记起身去墙边打开了电视机。他按到第三频道，县电视台播音员刚说了一句“新闻播送完了，再见”，就听喻的一声尖响，出现了一块铺满屏幕的大红纸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四个大字：“涝沟新闻”。

会议室里有五六个人同时拍起了大腿：“我×，涝沟也牛×啦？”

骂声刚落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画面：一个矮矮胖胖的人正在向一些庄稼人招手，接着向一座山头指指点点。看那招式，完全是向上边的大人物学的。随着这画面，一个女声用土味十足的普通话介绍：今天上午，乡党委书记吴连山同志到小红庙村检查指导山区建设工作，吴书记肯定了什么、提出了什么，等等。

看到这里，分管党群的正书记李运吉猛地起身，上前把电视关掉了。他气哼哼骂道：“你看吴矧子个熊样！”有几个干部也随他骂起来。

电视上的吴连山，小金也知道一些来历。这人一年前还在这里当乡长，因为县里一个副书记是他的表哥，工作不认真干，气粗得很，整天说他在麻岭待不长，他表哥会给他安排个乡书记干。去年冬天乡级换届，这小子果然去邻近的涝沟乡当了一把手，把麻岭乡的干部们都气得不能。

唐书记猛抽了两口烟说：“我是昨天晚上才发现这情况的。”

宣传委员小乔说：“对，我昨晚也看到了。前天我到县上开会，听他们说昨天开播。”

唐书记弹弹烟灰说：“这个情况非常严重。他们乡的电波在咱们的地盘上出溜溜的，搞得麻岭的公民都成了涝沟的观众，这是什么问题？嗯？”

唐书记这一说，大家都意识到问题不小，觉得一股股电波正在

毫无障碍地穿来穿去，其中包括他们的身体。一想那电波还是能组成吴矧子形象的电波，大家的五脏六腑都感到难受，仿佛是受了吴矧子那副黄板牙的啃咬。

分管政法和意识形态的副书记大老曹说：“他们能上，咱们就不能上？上！”

李副乡长说：“是得上，全县已经有七八个乡有了电视差转台，咱也不能落后。”

小乔说：“电视是一种传媒，而且是最现代化的传媒，这种传媒能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视觉形象，直接送到接受者面前，其作用是无可比拟的。”

与会者觉得小乔这话虽然酸些，但确实有高度，就纷纷点头：“对对对，应该上！”

只有乡长陈自善一人还没表态，唐书记将目光投向了他：“老陈你说呢？”

陈乡长将嘴里的烟卷拿掉，耷拉着眼皮一笑：“上，是该上。可是——”说了一句，他便将话停住了。

见他这样，唐明彬心里有些的不悦。这个陈自善是换届时从环林镇调过来的，原来当那儿的副书记。唐明彬总觉得这人很阴，遇事从不轻易表态，从不痛痛快快。他问：“可是什么？”

陈自善说：“咱们没有钱呀！我听说，上这一套要将近十万块钱呢。”

听了这话，大家都不作声了。乡财政现在是越来越吃紧，连发工资都很困难。上个月光发乡干部的没发教师的，那群小知识分子太容易冲动，竟要把乡大院的学生们统统撵回来，乡里赶紧将计划生育罚款挪用了一笔才把事情平息。现在要拿十万上电视，实在难办。要真上的话，还是得向群众集资。

唐书记果然想出了这一招。他说：“人民事业人民办嘛，全乡脱产干部职工一人拿十块，农民一人拿五块。他们涝沟乡能拿得起，咱们也拿得起！”

书记拿出了方案，众人也都没啥可讲，意见就统一了。唐书记又提出，事不宜迟，先向信用社贷款将机器买上，把节目上上。集资这事嘛，马上开会布置下去，一个月之内收齐。这事属于意识形态，由分管意识形态的大老曹和小乔抓。讨论到乡电视台的人选，唐书记说，台长由小乔兼，副台长由齐秘书兼，记者编辑由小金干。

小金记录到这里，心怦怦跳，捏笔的手有些不听使唤。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，突然得让他有些眩晕。想想吧，一个记者，肩上扛着摄像机，想照谁就照谁，这是我做梦也梦不到的呀！哎呀哎呀！

这时候，小金很想写一首诗。

刚有这意念，忽听有人唤他。他抬头一看，参加会议的两大班子成员都在向他瞅。唐书记说：“小金，你读一段报纸听听。”小金不明白为什么让他读报纸，依然在那里发愣。大老曹说：“还不快读！看你能不能说普通话，能不能播音！”小金心想这好办，上中学的时候咱就常在班会校会上朗诵诗歌，同学都说咱是普通的场合不说普通话，不普通的场合说普通话，电视播音这事难不倒咱，就抓起桌子上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去读一则新华社消息。小金刚读了五六句，唐书记点头道：“好，播音员也是你的啦。”这时，一屋乡头头都笑，大约笑他一身三职。

笑完，乡头头们又商量的其他几件事情，九点一刻的光景，会议散了。

散会之后，小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偷偷揣了会议记录本去找小蔡。小蔡的门这回没锁，但推门一看，只有与她同住的小王一人。问小蔡去了哪，小王说是回家了。小金问她回家有什么事。

小王说,没听说有什么事。小金心里便有些疼意。因为小蔡离她家蔡家湖有八里路,一般到星期天才回,今晚突然回家,肯定是为了躲避他。他想这小蔡也真他妈的狗眼看人低。想想自己马上就要担任的职务,他对面前正低头打毛衣的姑娘说:“小王,你想不想上电视?”小王抬起头,用陌生的眼神打量着他,说道:“小金你怎么啦?为啥冒出这种不着天不着地的话来?”小金说:“真的,你要想上的话,用不了多少日子。你等着吧。”说完他就转身走了。

党委政府的决议很快得到了贯彻落实。第三天,小乔找到小金说,款已经贷出来了,他跟县电视台联系好了,让他们给进设备、搞安装,让小金现在就去县台学习摄编技术。小金一听,兴冲冲地当天就去了。

七天后回来,乡机关三层小楼上,高高的发射塔和状如大锅的卫星接收天线已经装好,三楼最东头的两间屋也已拾掇就绪,两台电视机、两台放像机和一台摄像机都摆在了那里,而且是清一色的“松下”。小金把摄像机扛上肩头,去窗子边叉开罗圈腿一站,有一种吐纳乾坤的感觉。

万事俱备,党委政府决定乡电视台正式开播。每次十分钟新闻,插在本县新闻之后,一三五初播,二四六重播,如有特殊情况再适当延长。这样,从七点整开始,中央、省、市、县、乡五级新闻节目就全配套了。开播时间选了个吉祥日子:五月十八号。为了保证开播第一天的新闻有足够的分量,党委研究决定召开一次全乡夏收准备工作会议。唐书记要求,两大班子成员要一个不落,全部上台就座。陈乡长说,又不是十分重要的会,分管的同志上台就行了,何必都上去?唐书记说:“不,咱们这个台覆盖半径为二十公里,四周邻乡都能看到,第一次开播,要让人们看到麻岭乡团结坚强的领导阵容。”这话刚说完,多数人都点头:“对对对,就得上,谁

不上谁就是搞分裂。”

散会后，唐书记又把小金喊来特意关照：“到明天的会上，除了拍台上的，还要拍台下的，要把每一个到会者都拍下来，放出去。”见小金表情有些迷惘，唐明彬一拍他的脑壳，“怎么这么笨？买机子的钱从哪里来？还不是那些村干部给你凑？”小金茅塞顿开，急忙点头答应。

十八号这天，大会如期召开。乡、村两级干部一见小金扛着家伙进了会场，都非常振奋，许多人下意识地抬手抹头发、扯衣襟。待到会议开始，除了正在讲话的唐书记继续讲话，小金把镜头对准谁，谁就像照相一样端坐不动，连眨眼皮都不敢。对台上领导他不好意思纠正，到了台下，他小声对村干部们说随便点，随便点，但村干部们还是不敢随便，依然面对镜头岿然不动。小金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按唐书记的指示，逐排逐排地给大家摄像。

散了会剪接带子，分管这事的大老曹、小乔以及秘书等人跑去看，看到的是几百人连在一起的照片。虽然有些不足，但大家还是很高兴。大老曹一边看一边笑着指指点点：“小乔你看你，眼睛瞪着跟鳖瞅蛋一样！哎哟这个老任，还咧着个大嘴笑哩！”大家也都觉得有趣，把个毛带子从头看到了尾。看完，大老曹下指示：“快编快编！”小金就费了一下午时间，用两台放像机编辑了带子，再配上解说词，到了晚上播出去了。

第二天，小金刚吃过饭，正在院里水龙头下刷碗，唐书记从前边过来了。唐书记说：“小金，今天咱们下去转转？”听书记这么热乎乎地让他跟着下村，小金有些受宠若惊，急忙说：“好！”立即跑到楼上拿机子。

一会儿，唐书记带着秘书和小金上路了。小金还是第一次跟着书记坐小车下村，看到路边一些熟悉的乡干部蹬着自行车在车

窗外飞速地退后，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，想起落榜后在庄稼地里的艰辛劳作，更有恍若隔世之感。他想我能到今天，全是唐书记提携的结果。士为知己者死，我要好好听唐书记的话，好好为他服务，不这样做就是狗娘养的！所以，当唐书记到几个村检查工作时，他扛着机子时刻不离左右，唯恐把领导的宝贵镜头给遗漏了。有一次还出了险情：唐书记和村干部一边走一边谈工作，小金在前边全神贯注地倒退着拍，没料到让一块石头绊倒，摔了一个大仰八叉。幸亏他反应敏捷，在倒地的一刹那将机子高举于胸前，才避免了重大损失。唐书记对他这种作为很赞赏，连连称赞他有敬业精神和牺牲精神，表扬得小金心里热乎乎的。

转到黑松沟，村支书郭世干喜出望外。他说：“唐书记，你叫小金照照我！×他妈，那天开会我正巧拉痢，去茅房蹲了一阵子，小金就照过去了。别庄的书记都露了脸，就咱没露，你说这是啥事儿？”唐书记说：“今天就给你补上。但有一条，你得赶快把集资收起来！”郭世干道：“好好好，小金，你说咋照吧！”说完就拉开了照相的架势。

上午转了三个村，在万家庄子吃过午饭，书记说有点疲劳。秘书说：“那就回乡吧。”一行人便回了乡里。到了大院是三点半，小金想，明天要编第二回节目了，除了书记下村这条，还应有一些别的。拍谁呢？小金简单地一想，就想到了乡计生办。他心里说，小蔡小蔡，我要用现代化的武器征服你啦！

小金提着机子来到与乡大院相邻的计生办，许富道主任正和几个女工作人员拉闲呱儿。也不知许富道说了些什么，把几名女性笑得前仰后合，小蔡甚至连眼泪都笑出来了。等发现门口的小金，一伙人才止住笑。许富道问：“哟，大记者，到这里干吗？”小金含笑道：“你说干吗？”陈乡长的老婆刘金花在这里当药具发放员，